侵華日軍生化戰暴行之北京篇

走進北京天壇，一路上蒼松翠柏，遊人如織。比起天壇最著名的祈年殿，位於天壇西南側展示宮廷禮樂的神樂署，遊人並不算多，更不起眼的，是纏滿爬山虎的北牆上一塊大理石紀念牌。隱藏在紀念牌寫着的「侵華日軍細菌部隊遺址」字樣背後，是侵華日軍北京甲字1855細菌戰部隊所犯下滅絕人性的罪行，成千上萬的戰俘和平民就是被這裏製造的病菌和進行的人體實驗殘害致死。

大公報記者周琳、譚笑北京報道

◀甲字一八五五部隊正在進行人體活體解剖 資料圖片

養菌飼鼠駢門連室 天壇腳下藏殺戮實驗場

散播霍亂塗炭生靈

▲今年八十一歲的侯璽先生 大公報記者譚笑攝

日本在侵華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相繼秘密地在華建立五支細菌戰部隊，其中總部設在北京的甲字一八五五部隊建立於一九三八年，編制一千五百人，分部遍及華北各地，是繼七三一部隊之後在中國建立的第二支、也是華北地區最大的細菌戰部隊。一九四三年，一八五五部隊在北京龍鬚溝、崇外大街等地散播霍亂病菌，導致三千餘人患病，一千多人死亡。時過境遷，龍鬚溝早已改名爲金魚池，這段過往也隨之沉澱。

細菌數量「可把全人類殺光」

今年八十一歲的侯璽，是崇文區地方志的編委。一九九二年他和同事在修第一輪區志時查閱檔案發現的這支部隊。「當時很驚訝，很多北京人都不知道有這麼個部隊。」他們當即走訪天壇神樂署和附近的區民，並搜集報刊、檔案資料。

「華北甲字一八五五部隊就是披着『衛生防疫』外衣的殺人魔鬼部隊。」侯老回憶，華北甲字一八五五部隊對外稱第一五一兵站醫院，定員一千五百人。當年實地考察時他發現，其本部和第二課佔地面積相當大。包括現在的中國醫藥生物製品檢定所、天壇神樂署、北京口腔醫院、北京天壇醫院及部分居民區。

「當時日軍建了大批房屋，包括七棟病房、一百多間工作室、七十多間小動物室和儲存各種劇毒菌種的一百九十二平方米的地下冷庫。」侯老指，「神樂署的物件都是解放初發現的，主要是培養細菌的六個試管，有五個在發現時還有殘留毒品，另外發現三口高兩米、長一點五米、寬八十厘米的大滅菌器。」

神樂署的發現讓日本在京散布霍亂的罪行得以證實。日本戰俘長田友在一九五四年筆供中寫道，正在細菌室值班的某軍醫中尉曾指着培養器向他講解稱，「這裏面培養着難以計數的霍亂菌，可以一次把全人類殺光。」

霍亂盛行滿城飄血腥味

北支甲散布病毒的主要地區在北京南城，包括崇文門外大街、東花市和龍鬚溝地帶。由於時間久遠，當年幸存的北京人尋訪十分困難。今年七十二歲家住天壇南里的劉瑞金記得已故的父親曾提及這段過往。「當時父親印象最深的是部隊周圍戒備森嚴，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有衛兵、狼狗守衛；當時有些居民發現附近有血腥味兒，是日本人爲了培養細菌用了大量的血粉，一直到解放後，天壇附近下雨天水一泡還能聞見血腥味。」

據北京市崇文區地方志辦公室的調查，細菌戰部隊於一九四三年上半年夏天在北京城內水井等處散布霍亂菌，當時的僞北平《新民報》報道，截至十月底，全北平市發現霍亂患者二千一百三十六人，死亡一千八百七十二人，「路倒」死亡——即走在路上時突然倒下不起的人有九十二人。

不久，軍醫大佐命令二千名華北衛生部下士官對北京市內市民進行檢索霍亂菌，強制檢查了屍體七百五十具，把重患者封鎖在家裏禁止出入，屠殺了中國人民三百名。

侯老告訴記者，幾年前華辰拍賣行影像部曾拍賣有關該部隊的老照片，這是國內首次出現這支日軍細菌戰部隊的影像資料，據傳影像資料中有不少製作細菌的細節照片，而侯老則認爲，這些照片很有可能是日軍中高級別人士拍攝的。但是在拍賣後，華辰拍賣行並沒有透露買家信息，這組照片也隨之「流失」，不得公之於衆。「這些資料是證明日軍在京城犯下的罪惡行徑最有利的證據，如今在拍賣後卻悄無聲息，實在是可惜。」

▲甲字1855部隊在進行氣體相關實驗 資料圖片

▲日軍甲字1855細菌戰部隊合照 資料圖片

喚人作猿 注射細菌殘殺

甲字1855部隊在京城犯下的罪行遠不止散布霍亂病毒，它在研製細菌武器時，採用活人實驗和活殺解剖，根據保留下來的資料初步統計達數千人之多，而那些被當做人體實驗的中國人竟被日軍稱爲「猿」。

崇文區地方志編委侯璽向大公報介紹，東城區地方志辦公室調查到，甲字1855細菌戰部隊本部將實驗利用的活人稱作「猿」。據平川喜一1954年12月寫的證詞，當時豐台（步兵訓練隊）有俘虜收容所，1944年夏天，該部隊連續三次利用汽車將17名戰俘直接帶到第三課注射細菌，而解剖則在第二課進行。

華北13分部劣跡斑斑

侯老介紹，不僅在京城，日軍爲便於就近生產和使用細菌武器，甲字1855部隊在華北共設立13個分部，其中太原分部與濟南分部這兩個最具代表性的分部，利用活人培養細菌武器和活體解剖的罪行更爲嚴重。

據竹內豐1954年11月筆供說，1943年8月1日至31日，他被派到濟南分部，用了11名八路軍俘虜進行傷寒菌的培養，製造了16桶半細菌戰用的藥，於該月分三次由汽車運走，木村軍醫大尉爲了作細菌感染力試驗，將八路軍俘虜做了活體解剖。

1855部隊濟南分部當年的韓國人翻譯官崔亨振1989年在韓國《中央日報》發文揭露，濟南分部平均每三個月要進行一次人體實驗，每次要死100多名俘虜，因此每年要殺死400至500多名俘虜。

僅濟南部隊爲研製細菌武器而進行的人體實驗中，就有2800至3500名戰俘喪命，這並不包括日軍將人體實驗擴散至平民的人數，有時甚至整村人被害。根據崔亨振的記載，濟南分部的軍醫還對離部隊8公里遠的一個村子50多戶200多名村民進行了霍亂病菌的人體實驗。

▲神樂署「侵華日軍細菌部隊遺址」紀念牌 大公報記者譚笑攝

甲字1855部隊軍醫證詞

軍醫湯淺謙：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在山西省潞安日陸軍病院期間，訓練研究細菌戰的衛生兵400餘人，參與和親手演習活體解剖抗日戰俘和居民19人。當時有非常多的軍醫、護士和衛生兵都參加過活體解剖，可能有幾萬人，當時「只覺得在殺一條狗」，那種事幾乎是「家常便飯」。

軍醫種村文三：爲了實驗細菌效力，1938年8、9月至日本投降期間，在河南商邱縣的瓜地裏、在山西潞安城附近村莊的井內、水池內、廁所內、水缸內和髒土堆裏，先後投入傷寒菌達12次之多。據群眾控訴，因此傳染和殺害的和平居民達320餘人。

▲位於天壇西南角的神樂署位置較為偏僻，遊人不多 大公報記者譚笑攝

建地下冷庫 儲劇毒惡菌

七七事變後，日本急於征服中國，但是731部隊的細菌武器尚不能滿足日軍大規模細菌戰的需要。因此，日軍爲擴大細菌武器製造、研究，爲甲字1855部隊配備了大量裝備。

崇文區地方志編委侯璽向大公報介紹，1939年，日軍耗資21萬日圓，置辦細菌武器的研究設施等。侯老指，當年地方志辦公室在實地考察時發現，其本部和第二課佔地面積相當大，日軍在圍繞天壇神樂署的地區內建築了大批房屋用作病房、工作室和小動物室，以及儲存劇毒菌種的地下冷庫。如今，地下冷庫和他們修建的水塔仍然存在。

侯老說，1855部隊在京的細菌戰劑生產規模和生產能力相當可觀。戰俘長田友吉曾於1943年7月出差到部隊參加細菌檢驗訓練，在他的筆供中提到，位於神樂署的部隊約有10個房間，有培養室、滅菌室、顯微鏡檢查室和材料室等。戰俘中村三郎在供詞中說，部隊設有大規模培養細菌裝備，專設有輪帶式的培養器，能「培養出好多噸的細菌」。

侯老介紹，北支甲部隊培養動物的小動物室規模也是極大的。據考察，共有四排房屋約70餘個房間，用於飼養數百至上千隻老鼠，用以研究鼠疫病毒。

此外，根據衛生部《關於日軍駐北京細菌部隊情況調查》報告顯示，第三課所留下的工作室說明圖註明「平時只二層樓西半部養蚤種，作戰時二、三層樓可全部養蚤。作戰時最大生產能量是24.7公斤，平時養蚤最適合的數量是1.6公斤。」

戰敗後三天三夜「毀屍滅跡」

▲實驗室裏消毒、培養細菌用的箱子，以及鼠疫桿菌試管 資料圖片

無數歷史事實證明，日軍甲字1855部隊純粹就是一支披着「防疫」外衣的細菌戰部隊。但侯璽則表示，由於時代久遠，加之在日軍投降前後將關於這支部隊的一切信息「毀屍滅跡」，令後人難以尋找相關的證據和材料。但無論日軍如何掩飾，這段慘痛的歷史不能被忘記。

1943年，二戰的格局發生轉變，日本大本營開始策劃大規模細菌戰，北京城內散布的霍亂菌是日本準備大規模細菌戰的預演。1944年年底，形勢四面楚歌，爲挽救敗局，急於動用細菌武器這一「王牌」，日軍開始大規模生產鼠疫跳蚤，其中關東軍月產150公斤、華北20公斤、華中30公斤、華南10公斤、南方軍60公斤、日本國內30公斤，並計劃於1945年發動一次最大規模的戰略性細菌戰。由於中國軍隊的反攻，以及美軍和蘇軍的共同突擊，日本被迫投降。這一毀滅人類的罪惡計劃才被制止。

解散部隊 官兵竄逃回國

侯老介紹，由於細菌戰的特殊性，狡猾的日寇在戰敗後很有可能在第一時間消滅證據，撤掉番號。這個猜測在1855部隊的第三課衛生兵松井寬治的證詞中得到證實。他說，戰事結束當日，他的隊長便下令破壞細菌研究所，破壞工作持續了三天三夜，通宵達旦。他們在後院挖了大坑，先把跳蚤放進去，隨即撒上汽油焚燒。重要的書籍和細菌培養器具也被燒毀了，有附近居民表示看到焚燒的火煙三個晝夜都沒斷。同時，一萬個培養跳蚤的汽油桶被卡車運走。

松井寬治還說，在完成破壞工作後，他回到本部，得到了解散部隊的命令，把華北防疫給水部的名稱從華北派遣軍的名冊中塗去，所屬官兵都轉屬到各陸軍醫院，或扮成日僑、或混入其他部隊逃回日本國內。